



THE  
SOLOIST  
Steve Lopez

[长篇小说]

# 独奏者

[美] 史蒂夫·洛佩兹 著 熊裕 译

没有上帝



◎ 美国文学经典

[长篇小说]

# 独奏者

史蒂夫·洛佩兹 著 熊裕 译

▲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人民出版社  
FONGHONG  
凤凰联动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独奏者/(美) 洛佩兹 (Lopez,S.) 著；  
熊裕译. —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10.12  
ISBN 978-7-214-06714-2

I . ①独… II . ①洛… ②熊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－美国－现代 IV . ①I712.4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58705号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10-2010-516

The Soloist: A Lost Dream, an Unlikely Friendship, and the Redemptive Power of Music by  
Steve Lopez

Copyright © 2008 by Steve Lopez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c/o Black Inc., the David Black Literary Agency  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0 by Jiangsu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  
ALL RIGHTS RESERVED

书 名 独奏者  
著 者 [美] 史蒂夫·洛佩兹  
译 者 熊 裕  
责任编辑 陈中南  
特约编辑 王亚丹  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：210009)  
网 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  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：210009)  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<http://www.ppm.cn>  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
印 刷 北京科星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 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 
印 张 7.75  
字 数 181千字  
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6714-2  
定 价 25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献给艾莉森和卡洛琳，她们将纳撒尼尔看成我们大家庭的一员。

同时献给纳撒尼尔的母亲，已故的弗洛瑞尔·布恩，她的耐心和爱从未消减。

## 序 偶遇

我走在洛杉矶的市中心，急急忙忙往办公室赶，因为又一个截稿日期快要到了。我就是在那时看见他的。他穿得破破烂烂，站在繁忙商业区的街道的角落里，用一把破旧的小提琴拉着贝多芬的乐曲，那琴看上去是像从垃圾桶里捡来的。

“听起来很不错。”他拉完一曲的时候我说。

他往后跳了三步，怀疑地看着我。我看见琴面上刻着“史蒂夫·旺德<sup>[1]</sup>”的名字，还有一些涂鸦。

“哦，谢谢。”他说，显然有点受宠若惊。“你说的是真的吗？”

“我不是搞音乐的，”我答道，“但说真的，我觉得很好听。”

他是个黑人，五十出头，奶糖色的眼睛因为我的赞美露出起劲儿的神情。他站在一辆手推车旁边，车里堆放着他的全部家当。尽管衣着邋遢，他身上却有一种凌乱的优雅。他说话带点儿地方口音，我说不出是哪儿的，也许他是从中西部或者五大湖附近来的。看起来好像有人教过他要站直，吐字清晰，自尊并且尊重他人。

---

[1]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乐坛著名的美国音乐家，为电影《红衣女郎》创作的插曲《电话诉衷肠》几乎风靡了整个世界。

“我在努力回到以前的状态，”他说，“我肯定能回到那时的状态，还会拉得更好。我只是需要坚持练习。”

“你喜欢史蒂夫·旺德？”我问。

“哦，是的，当然。《你是我生命中的阳光》《我的切莉·阿莫尔》。不过我想我不应该把他的名字写在我的琴上。”

我在为《洛杉矶时报》写一个专栏。这工作有点儿像钓鱼，出门、甩线、撒网。我琢磨着这个街头小提琴手可以写一篇专栏。肯定有戏。

“我现在有点儿急事，”我告诉他，“但我还会回来听你拉琴的。”

“唔，好的。”他说，感激但又有点儿疑虑地笑了笑。看来他已经学会了不相信任何人。

“你一直都在这个地方拉吗？”我问。

“是的。”他说，用琴弓指了指街对面洛杉矶市中心的珀欣广场，“我喜欢靠近贝多芬的雕像，以获得灵感。”

在这座有许多宝石未被发现的城市，这家伙可能会是一件稀世珍品，在贝多芬的陪伴下，拉琴度时光。如果可以，我要抛开一切事情，花几个小时把他的故事挖出来，但现在只能改天了。因为还有另外一篇专栏正等着我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交稿日期总是那么毫不留情地逼近你，甚至在梦中也不放过你。

“我得回去了。”我说。

他冷冷地点点头。

回到办公室，我埋头苦干写完了那篇专栏，查看邮件，查听答录机，然后在黄色便签纸上列出了一系列的可能性。

小提琴男人。

有潜力的主题。但谁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呢？

# *Content*

---

## 目 录

---

### 序 偶遇

### 第一部分 走近

#### 第一章 好奇心 / 2

我无法将那形象从脑海中抹去，那遭遇而优雅的奇怪画面。但是当我再回珀欣广场找那个小提琴手时，我扑了个空。他的消失使他越发显得神秘莫测。

#### 第二章 茱莉亚音乐学院 / 7

一个随身带着小提琴的流浪汉，生活无依无靠却对贝多芬雕像顶礼膜拜，竟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学生！

#### 第三章 两条弦上的世界 / 17

在克利夫兰，你冬天根本不能弹音乐，因为有雪和冰，正因如此，我更喜欢洛杉矶，这座贝多芬之城。这里阳光明媚，即便下雨，也可以躲进隧道，拉到你心满意足为止。

## **第四章 阴谋 / 26**

我的想法是如果我没让他先看看这些乐器，而是直接将它们送到“明灯”的话，纳撒尼尔或许永远不会盲目地去赴那个约。但如果他先看了这些乐器，亲手摸过它们，他会爱上它们，去哪儿都会愿意的。

## **第五章 好消息 / 34**

“我有个好消息，”莫雷说道，“纳撒尼尔在院子里拉他的大提琴。”

## **第六章 求助 / 41**

我是个没有听懂刚才那堂课的学生。诊断并不重要，沟通才更重要，拉金斯说。如果纳撒尼尔能好起来的话，那也不会是因为正确的诊断或是教科书上的治疗计划，而是因为他对我和其他想帮助他恢复的人建立了足够的信任。

## **第七章 理想 / 48**

我的理想——我很不想承认——但我要像莫扎特一样生活，和死去。我的理想就是和上帝和谐共处，不为太遥远的事情烦忧，只要能平安地穿过这条街道，我就会心存感激。

## **第八章 圣诞聚会 / 60**

聚会上，他们中的几个人围在钢琴边听一个同学弹琴。茉莉亚的压力不复存在，他们精神轻松，一派节日的气氛。

## **第九章 自杀事件 / 64**

我决定告诉马奇几年前发生在我家里的两件自杀事件，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两件事。

## **第十章 被邀请 / 71**

瑞弗拉强调道，“太了不起了！你会考虑哪天晚上来我的俱乐部拉上一曲吗？报酬不是很多，大约 10 到 20 元，外加小费，但你的音乐应该有听众。”

## 第十一章 有惊无险 / 79

我终于鼓起勇气给当地新闻报打了个电话去探听情况。他们告诉我在贫民窟被殴打的那个人没什么事，他已经得到了救治并脱险了。但在第三街隧道被打的那个也许活不了了。

## 第十二章 第一次进迪士尼音乐厅 / 86

但对我来说，整场演出最精彩的部分在于纳撒尼尔，他正襟危坐，美妙的旋律流过他记忆中的乐谱。时而抬起下巴、时而陶醉、时而释然，他拉出了一支想象中的指挥棒，咯咯地笑着，摇摆着。

# 第二部分 徘徊

## 第十三章 市长夜访贫民窟 / 100

市长到的时候下着一点毛毛细雨，他穿着牛仔裤和一件戴帽子的夹克。戴着帽子，很少有人能认出他，他可以悄悄地对挤在午夜救济所外面的两百余作一次近距离观察。

## 第十四章 他快乐吗？ / 108

很显然音乐使他快乐，世界上有多少音乐家能有他这样多的时间毫无负担地拉琴呢？对他来说，它不是工作。当然，他有时候也会对自己感到失望，对自己的有限才能感到挫败。但他不必担心为试听练习，像他在年轻的时候一样，而且也不需要靠它赚钱生活。对纳撒尼尔来说，音乐是自由的。

## 第十五章 诱饵 / 114

如果纳撒尼尔不搬进“明灯”给他留的公寓的话，或许他至少可以考虑将它用作音乐室。为了诱使他试试，我准备好了一个完美的诱饵。

## 第十六章 更大的梦想 / 121

如果他坚持不懈的话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音乐奖学金是不成问题的，巴诺夫告诉他。或许吧，纳撒尼尔应道，但他有比这更大的梦想。

## 第十七章 赞美 / 130

我看着斯奈德，等待他的评价。

“令人惊讶！”他说。

我感觉像一位孩子刚刚在试听中拿了第一的家长。

“我认识的很多有才华的人都拉不出这样动听的乐音。”斯奈德说。

## 第十八章 拜访老阿耶斯 / 138

“告诉他我想他们，我为他们感到自豪，没有哪个男人能比我更为自己的孩子感到自豪了。”

## 第十九章 突破 / 144

纳撒尼尔走到罗宾森面前，问了一个问题：他去图书馆找一些乐谱的时候，能把他的小车停在公寓里吗？这是个重大突破。

## 第二十章 圣诞节的礼物 / 153

接着他打开我带来的一个小方盒，亚当·克兰的礼物。纳撒尼尔把手伸进包装用的泡沫小球中，拿出一个头像来。

“哦，天啊！”纳撒尼尔惊喜地叫道，“是贝多芬！”

## 第二十一章 奇迹出现 / 157

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，我告诉罗宾森，但他不在他以前的任何一个老地方。昨天晚上我去隧道那儿看了三次。

“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”我问。

“知道，”罗宾森回答，“他在他的公寓里过了一夜。”

## 第三部分 合奏

### 第二十二章 握手 / 168

我离开他的公寓时，他叫我回去，伸出了他的手。那是一次长时间的、有力的握手，随后微微一笑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看见了那个总躲在那纠缠不清的疯癫背后的的男人。

### 第二十三章 我想有个家 / 174

“看这孩子，”他说，仿佛卡洛琳的存在是上帝创造的奇迹。“我无法相信你能够创造出这样一个小人儿。我也想有个家庭。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可能。”

### 第二十四章 困惑 / 182

我所写的任何关于有关纳撒尼尔的东西都是极其个人的内容，但却把它分享给了千万的读者。我利用了他吗？我还能够继续写有关纳撒尼尔的东西同时又不利用他吗？

### 第二十五章 西部临时工作室 / 189

“工作室？我有一个工作室啊！”

### 第二十六章 走访茱莉亚 / 195

我想去他 20 年前走过的那些地方走走，找出他的档案，看看他当年的成绩和教师评语。我想去看看那幢寓所，他曾在那里面一边看着窗外飘舞的雪花一边演奏着柴可夫斯基的《小夜曲》。他有那么多往事，我永远都无法知晓。

### 第二十七章 火山爆发 / 205

“我什么都不需要，你明白吗？我永远、永远也不想见到你了，你个狗日的，我再也不想在这里见到你了！马上滚出去！滚！滚！”

## 第二十八章 阿耶斯先生 / 213

“洛佩兹先生，你不用这样叫我。”

“不，这很好。我是洛佩兹先生，你是阿耶斯先生，这样才公平。”

## 第二十九章 兄妹重逢 / 217

她的哥哥也看到了我们，向门口冲过来，他在门口停顿了一下，好像是在怀疑自己的眼睛。他们在院子的一角拥抱了起来，詹妮弗的泪水流了出来，她的哥哥露出惊喜和放松的表情。十几个人在旁边看着，但是这对兄妹全然不顾地彼此拥抱着。

## 第三十章 我们是兄弟 / 222

马友友仔细地听着，然后伸出双臂拥抱了阿耶斯先生。

“我想告诉你，遇见你，”他说，双眼直视着阿耶斯先生，“遇见一个真真正正地热爱音乐的人是多么意义非凡。我们是兄弟。”

## 第三十一章 我想演奏 / 229

“我想演奏，”阿耶斯先生说，“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找回以前的感觉，但是我想演奏。你觉得我还能回到交响乐队吗？今晚在迪士尼音乐厅的这场音乐会竟然如此美妙，令我难以置信。”

*Part*  
第一部分 *One*

# 走 近

专栏文章是个人行为，不像单纯的新闻故事那样不带个人感情。在讲述纳撒尼尔的故事时，我不明智地想为他争取一些幸福，但这项工作我显然做不来。当然，我打算继续写这个故事，但我无意收留一个无家可归、脑筋有问题的中年男人。

## 第一章 好奇心

我无法将那形象从脑海中抹去，那邋遢而优雅的奇怪画面。但是当我再回珀欣广场找那个小提琴手时，我扑了个空。他的消失使他越发显得神秘莫测。

我无法将那形象从脑海中抹去，那邋遢而优雅的奇怪画面。但是当我再回珀欣广场找那个小提琴手时，我扑了个空。他的消失使他越发显得神秘莫测。

他是谁？他去哪儿了？他有些什么故事？

三个星期后，他回来了，重新出现在同一个地方，走过去之前我在马路对面观察了他一会儿。他拉得有点儿不太流畅，有点儿犹疑，但很显然这不是一个初学者。他一定在什么地方受过专业训练，从某些地方听得出来。看上去他不是靠拉琴乞讨的，这对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来说有点儿奇怪。他拉得那样专注，完全无视周围的行人，仿佛他是个学生，正在练习拉小提琴。

奇怪的练习场所。公交车咆哮而过，地面震颤着，他的琴音在

汽车喇叭、卡车和警车的合奏中几乎淹没不闻。我凝望着饰有怪兽状滴水嘴的高楼顶部和富丽堂皇的飞檐。人们熙来攘往，行色匆匆地消失在转角处或某个人口处，多半对他不予理会。这个男人自顾自地拉着，孤独的琴手！他头向后仰着，闭着双眼，沉醉其中。一幅苦中享乐的画像。

他停下来时，我凑上前去。

“嗨！”我打了个招呼。

他向后一跳，像前次一样吃了一惊。

“还记得我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记得你的声音。”

他还是不太相信我，似乎怀疑身边的一切。他说他正试图记起柴可夫斯基的一首曲子，他以前很熟的，但现在它就像梦的意义一样难以捉摸。显然他精神有点儿问题，像许多他这样的人一样，他们流浪街头，仿佛自己和其他人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，他们给自己裹上一层又一层的外衣，仿佛害怕被人看透。他穿着一件破旧的蓝色毛衣，外面套着一件浅棕色的T恤衫，一件衬衣的领子从毛衣的领口大大咧咧地翻出来。一条黄色的毛巾像围巾一样围在他脖子上。他的裤子低低地挂在腰上，适合比他大三号的男人，脏兮兮的白球鞋没了鞋带。

他告诉我他叫纳撒尼尔·安东尼·阿耶斯，来自克利夫兰。他说他要不断地练习，恢复到以前的水平。我告诉他我想把他的故事写出来登在《洛杉矶时报》上。

“真的吗？”他问，“你真的想要写我？”

“当然。”我回答说。

他是个帅气的家伙，身材修长，五官端正，下巴棱角分明，牙齿洁白。他让我有点儿想起了麦尔斯·戴维斯。我问他住在哪儿，

他说在午夜救济所，贫民窟附近最大的救济机构之一。不住在里面，他特别说明。是住在那条街上，虽然他在那里洗澡，偶尔也进去吃几顿饭。

“为什么不住里面呢？”

“哦，不，”他说，“我不想那样。”

我不知道对于一个想重新接近柴可夫斯基的人来说，毒品贩子、妓女和皮条客工作的街道能有多安全。贫民窟是从附近的县监狱释放出来的囚犯的集散地，那里警车的警笛声从来不曾停止过。

“或许我会去救济所看你。”我告诉他。

他点点头，但我能看出他并不相信我。他将小提琴塞回下巴下面，急于回到自己的音乐世界中。我知道这事要有结果，还得一段时间。我得经常来看看他，直到他感觉自在，对我敞开心扉。也许我可以跟着他混个一天半天的，看是否有人能补充他的故事或者说他的情况。他开始继续拉琴，我挥手向他道别，他朝我的方向回了怀疑的一瞥。

两星期后，我又去找他，他又消失了。我踱到位于第四街和洛杉矶街的救济所，看见了几十个流浪汉，有浑浑噩噩的瘾君子，有神经错乱的疯子，有的直挺挺地躺在人行道上，看不出是在小睡还是等着被送进太平间。

我向午夜救济所的咨询员奥兰多·沃德询问。他告诉我他在附近见过那个小提琴手，但不知道他的来历，而且最近也没见过他。

我有点儿担心，恐怕那篇专栏写不成了。

几个星期过去了，我忙着其他的事情，用所有能找到的素材填满报纸上的那块空白。有一天，我开车从在银湖的家——一个位于市中心西北五英里处的社区去上班，穿过第二街的隧道时，我看见了他，在一个比上次更嘈杂的地方举行一个人的音乐会。

这回他记得我了。

“你去哪儿了？”我问。

他说他就在这附近，这儿待待，那儿待待，没有固定的地方。

一辆车呼啸而过，他的脑子开始犯晕。

“蓝色的车，绿色的车，白色的车，”他说，“那边来了辆警车，上帝就在那堵墙的另一边。”

我点点头，不知该说什么。或许他比我想象的还难以捉摸。我是该为专栏作些记录，还是应该打几个电话看有谁能来帮帮他呢？

“杰奎琳·杜普蕾过来了，”纳撒尼尔指着一个街区以外的一个女人说道，“她可真漂亮。”

我告诉他恐怕这不是那个大提琴手，她1987年就死了。

纳撒尼尔却说他也不确定。

“我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弄的。”他很认真地对我说，一脸一切皆有可能的表情。

我潦草地将这些话记在我的笔记本里，并将他用彩笔写在手推车上的一行字抄了下来：

“小沃尔特·迪士尼音乐厅——贝多芬。”

我问纳撒尼尔搬到这个地方来是不是为了离音乐厅近些。他说不是，事实上，他甚至不知道迪士尼音乐厅在哪儿。

“它在这儿附近吗？”他问。

“就在这坡顶上，那个像帆船一样的银色巨型建筑就是。”

“哦，那就是吗？”

他说他换到这儿来是因为他能看到两个街区以外的《洛杉矶时报》的大楼。

“你不是在那儿工作吗？”他问。

纳撒尼尔告诉我，在克利夫兰、纽约和洛杉矶都住过之后，拾